



〔日〕夏堀正元著

施元辉 译

丑闻家族

I 34
573

丑闻家族

〔日〕夏堀正元 著
施元辉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 新登字 05 号

丑闻家族

[日] 夏堀正元 著 施元辉 译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格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5.5 印张 2 插页 114 千字

1993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80534—640—2

I·534 定价: 4.25 元

第一章

1

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把宽阔的青山斋场挤得满满的。

祭坛周围装饰着珍贵的兰花和白菊，中间摆着一幅老人的巨大遗照。他那高高突出的颧骨、满脸的皱纹和美丽的鲜花显得有些协调，但他像浮世绘人物那样细长的眼梢，悬胆式的鼻子，女人般红润润的嘴唇，却显示出他具有极大的权势欲和色欲。

祭坛左右两侧站着死者的亲属，他们一个个表情生硬呆板，仿佛戴着面具似的。而后排站着一群中年女性，则面带庄重神色，接送着从前面走过的吊唁队伍。她们身穿黑丧服，反而显得素净淡雅，从而增添了女性特有的魅力。

但是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女性，却显得散漫随便。她们不断地伸长脖子，盯着一个个吊唁者，相互窃窃私语：

“瞧，那位是大友先生，他还当过外务大臣呢。”

“哎呀，日钢公司的桧垣总经理也来了！”

“哪一个？”

“带玳瑁框眼镜的那个。”

“作家石馆菊男也来了……”

“歌舞伎的松井春四郎也来了。想不到他个子并不高……”

女人们用眼睛搜寻着知名人士。以此来消除因长久站立而产生的疲劳和无聊。的确，来参加吊唁的名人不少。不仅如此，在摆设在大厅里的数不清的花圈中还有总理大臣、文部大臣、日本艺术院院长、日本商工会会头、扶轮社俱乐部会长、保守党干事长送来的呢。这一切以及站立着的众多女性，不禁会使人以为死者是一位政界或财界的巨头。

可是，这位活到 84 岁才死去的老人，不过是一个舞蹈家。他是日本舞蹈鹑泽流派的上一代家元^①，名叫鹑泽贞翁。比起古典舞蹈，他对现代舞蹈倾注了极大热情，给死气沉沉的舞蹈界带来新的气息。

他舞姿优美，性格奇特。大正末期，他接触了创建筑地小剧场的小山内薰^②以后，对西洋新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和致力于翻译及创作剧本的二世市川左团次合作，创作出崭新的舞蹈，连当时敢于向传统挑战，进行革新，洋气十足的左团次也为之惊叹不已。

但是他自负不凡，蛮横霸道，有着极大权势欲，因而在墨守成规、传统势力强大的舞蹈界中树敌甚多。因此，在他

① 家元：某种家传技巧的师家嫡派主人。

② 小山内薰：日本著名戏剧家。

的夙愿——成为艺术院会员——未得实现，文化功劳勋章未能佩带，就快快离开了人间。

“大先生该满意了，这么盛大的葬礼……”

站在后排的鹈译流派女弟子们望着走向祭坛烧香的人群感叹道。烧香者中有日本各种艺术流派的家元和师匠。

“可是这是珠荣太太努力筹办的结果哟。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吊唁的。特别像他那样的为人……”

“是啊，对珠荣太太的能力应当刮目相看了。现在的家元先生是无法组织这么盛大的葬礼的，他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

“哪里的话，在对女人方面，恐怕他那好色的父亲也望尘莫及呢！他是情场老手……”

“虽则是情场老手，却办不成这么大的葬礼，哈哈……”

女人们悄悄地发出卑猥的笑声。

她们都是田鹈流派的名取。^① 其中较为庄重严肃的是师范名取^②。她们是有资格站在前面的流派的负责人了。这些大弟子中，既有新桥、赤坂、柳桥等地方的艺妓，也有政、财界人士的太太和姐姐，还有决心跳一辈子舞蹈的各市镇的师匠们。前面提到的大友前外务大臣，日钢的桧垣总经理，作家石馆菊男的女儿都是田鹈流派的新弟子。

葬礼毫无悲哀气氛。死者已年逾 80，可谓寿终正寝。因

① 名取：起了艺名的女弟子。

② 师范名取：是名取的一种高级职称。

而吊唁者个个表情轻松，没有人哭泣。甚至由于会场上有众多的女性，反而使葬礼充满一种华丽气氛。

两个钟头的葬礼临近结束，吊唁人群纷纷离去，鹈泽珠荣才松了一口气，抬头望着站在旁边的丈夫贞寿——鹈泽流派二世家元，流派的最高掌权者。

贞寿举止文静，平时极少动表情，但此刻他那苍白清秀的侧脸，显示出疲惫不堪来。对于已经62岁的他，长时间站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被从窗户钻进来的凉飕飕秋风吹着，是相当难受的事。

“你受得了吗？”

珠荣以充满爱怜的声调问道。

“没关系！”

贞寿回头微笑地望着比自己小22岁的妻子。他虽然是直视着，但那眼光似目中无人，显得十分冷漠。

“终于结束了！”

珠荣以略带嘶哑的妖冶声音道。

“是啊！已经卸下了长期的重负！”

贞寿爽朗地说道。对生身父亲的去世毫无悲痛的样子。

珠荣不知所措：丈夫对面站着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的国会议员原文部大臣仓本启辅，而珠荣自己身边站着女儿亚子、千加和母亲富重子——只有她一个人在伤心地抽泣。母亲的旁边是鹈泽派的高级弟子们。不知这些人听了丈夫的话，会作何感想。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珠荣睁大眼睛，凝视着丈夫，责备他不该在这场合说出

欠分寸的话。哎，他怎么总像个孩子似的……

但贞寿却若无其事。他正嘴露笑容地和烧完香来到他面前致哀的川名流派的家元寒暄。

“我因为参加关西的预演会，未能参加令尊的守夜仪式，深感失礼。不过，令尊能看到鹈泽流派的最盛时期，应该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

“不过，他可是一个固执的人呀。我真担心他会返回这个世界来……”

贞寿开心地说着笑话，但眼神依然冷漠。

5天前父亲去世到现在，他的态度一直这样。在守夜、出殡、火化、辞灵等这些吵吵嚷嚷的所有仪式中，唯独他安然若素，表情冷淡，似乎从一个人的死亡所引起的异样热闹的气氛中，悄悄地体会到什么乐趣似的。所以珠荣只好站在前面主持丧礼了。她亲自给名人打电话，和新闻报刊与广播电台联络，指挥分派流派的弟子，一手承担了全部有关事宜，把今天的葬礼举办得如此盛大和成功，使鹈泽流派的实力得到一次充分的表现。

等最后匆匆忙忙赶来吊唁的花木流派家元走了之后，仪式按时在下午4时结束。此时，10月末的斜阳如同一个殷红色的圆球，浮沉在迷茫如烟的西方天空上。

珠荣突然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后的空虚，和丈夫女儿们一起坐进车内。

出了斋场，在转弯处，珠荣看到，和弟子们一起坐在紧跟后面车里的母亲。她一头白发，梳成很优雅的发式，望着窗外的美丽瓜子脸，依然是一副悲伤的样子。

“母亲太令人难堪了。”

珠荣对母亲产生强烈的反感。母亲怎么能不识时务地表现出如此悲哀呢？这不是讨自己和丈夫的厌吗？

于是珠荣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因患轻度中风而躺在家中的父亲那大大的脸盘和难看的像钵子似的脑袋。

（我真想离开你们这些不争气的人呀！）

珠荣内心感到一阵冲动。

（从现在起，我已经是家元夫人，对任何人都无须客气了。我不希望你们给我干出丢脸的事来！）

她挑战似地直视前方，眼睛里映射着斜阳那浑浊的光。

2

鹈泽贞寿的家在港区白金今里町一个环境幽静的山坡上，周围有不少政、财界要人的住宅。这里有个饭亭，是由古代一个大名^①的别墅改成的，所以也算是东京的一处古迹。

贞寿的住宅十分壮观豪华，毫不逊色于亿万富翁的府第。这是七八年前，他父亲按照自己的爱好，使用纪州产的大扁柏木建造的。宅子的庭院特地请京都一流建筑师精心设计，配有嶙峋假山和小桥流水，草坪上还装置着石刻灯笼。在庭院的一角，有一个也是用大扁柏建造的单独的排演场。

结束葬礼回家当天晚上，珠荣给丈夫准备了洗澡水，可是，无论在里屋还是在二层的卧室，都找不到他。这时，排

① 大名：诸侯。

演场那边传来悠扬的乐曲声，她穿过走廊来到排演场。

贞寿身着蓝色便和服，在磨得很光滑的扁柏地板上，跳净琉璃“傀儡师”。他的动作轻飘洒脱。

对于丈夫的舞蹈，珠荣非常佩服，认为他堪称天下第一流的舞蹈家。他的父亲贞翁爱讲究排场，好别出心裁，赶时髦。而贞寿则不然，他崇尚古典，在跳舞方面也是这样。可以说，这是他反抗其父的一个方面吧！

此刻，珠荣深深地为丈夫的修长身材和优美舞姿所吸引。

“我流派舞蹈的秘诀，在于要把舞跳得一如行云流水。”

贞寿道。这已成为他的口头禅了。

“舞蹈的整个过程，没有一个瞬间是停止的。一个动作表面上是停止了，但实质上是平静而有力地预告着一个动作的开始。”

这是贞寿舞蹈的精髓。尽管如此，他不爱好动作繁多、快旋疾转，而喜欢节奏舒缓，舞步稳健的舞蹈。但是缓慢的舞蹈，舞姿如有缺陷，容易被人看出，单凭技巧无法遮掩。正因如此，对每一动作，哪怕是一个手指尖的弯动，也丝毫马虎不得。而其连续性又必须犹如溪水般地轻柔流畅。

他曾创作和指导过歌舞伎，但却拒绝教授那些一流演员学歌舞伎。他认为歌舞伎动作多且生硬，不适合他的性情。

珠荣盘腿坐在地板上，凝视着丈夫的优雅舞姿，心中不禁激起强烈的嫉妒感。她不得不承认，她的舞蹈比起丈夫还差得远呢！

终于贞寿如一阵轻风似地嘎然收住脚步，停止了舞蹈。

“看来您今天心情并不坏呀！”珠荣以羡慕口气道，“您不

累，而我却精疲力尽了。”

“是吗……”

贞寿平静地、滑步似地走到妻子身旁。

“你在跳舞时显得多么年轻呀！尤其今天……”

“大概是这样吧！是的，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一个竞争对手从此在这世上消失了。”

贞寿微笑道。他面貌俊秀，不像他父亲。年逾六旬的他，连眼角的皱纹，也增添着他那男子的魅力。

“他连皱纹也是美的呀！”

珠荣这样想道，可是突然，对那“竞争对手”的话感到吃惊。

“竞争对手？可是……比起公公，您的舞蹈，跳得更好呀！”

“不借，我跳得比他好，即便这样，他还是我一生最大的对手！”

贞寿道。他声调平静，但表情严肃。

“你这样想象公公，岂不冤枉他？”

珠荣轻轻地责备丈夫。

“不，恰恰是父亲这样对待我。”

“要说这也可能，他是个任性的人。”

“父亲根本不爱我。岂但如此，我应该得到的他没有给我，反而让我失去了人生最好的机会。”

“……他可能嫉妒你吧？”

这时，珠荣不由得以讨好的口气回答。她内心同意丈夫的看法。

“父亲是个嫉妒心强而又十分自私的人。他长期高踞家元

的宝座，直至4年前，他80岁时，才不得不传给我……他若为我着想，我大概早被推选为艺术院会员了……他是为阻止我取得这个荣誉称号，才久久地坐在家元宝座，不肯下来的。只要他是家元，谁都会对他客气，而不敢推选我。”

珠荣听了丈夫这一番话，不禁大吃一惊。想不到一心想跳舞的贞寿竟有如此强烈的名誉欲，而且这种欲望是深深埋藏在心里，就像深深刻在他那62岁的年轮上一样，丝毫没有流露出来过。”

“他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呀……”

珠荣心中想道。她自18岁嫁给贞寿，到现在有22年了，今天才发现他人生中长期隐藏着的另一面。

从庭院里传来秋虫的叫声。可能是心理作用，珠荣觉得这叫声一年比一年减弱了。她一边倾听虫鸣，一边想着面目清秀，皮肤洁白的丈夫身上竟流淌着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符的血。

“你还这么年轻、漂亮，富有挑逗性呀……”

突然贞寿带着戏谑的口气道。他端坐在平时观看弟子跳舞的紫色丝绸座垫上，望着珠荣。其目光与其说对着妻子，倒不如说望着一个女人。

“哎呀……您怎么突然这样说我，难道我还有什么野心吗？”

珠荣故意皱着眉头，以一种略带嘶哑的甜美声音娇嗔道。

“人无论多大年纪，都应该有野心，特别是女人。女人在跳舞时，如果不表现出一种带有野心的挑逗性，那末，她的舞蹈就黯然失色了！”

贞寿干笑道。

“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带野心的挑逗性舞蹈。”

“我不是说非这样跳不可，我是认为在跳舞时，将这种挑逗性加以限制，使之变成魅力。所以在舞蹈时，充分地把自己的野心表现出来，是很重要的。”

贞寿以充满自信的语调道。他好像在炫耀他那富有野心但却能使之不显露出来的生活方式。

“可是，你叫我有什么事？”

贞寿问道。

“噢，洗澡的热水已给您准备好了。”

珠荣催促丈夫似地站了起来。

“是吗……我们有好长时间没有一起进澡堂了。”

贞寿薄薄的嘴唇泛起好色的微笑。

“可是……再也不能发生前不久那样的事呀！”

珠荣摇头担心地说道。

贞寿喜欢在宽阔的扁柏浴室里，欣赏珠荣苗条柔软的身体。她溜肩细腰，稍稍小一点的乳房丰满挺立。由于跳舞的原因，下腹没有凸起来。尤其令男人消魂的是她那婀娜的纤腰。

要说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她臀部肉稍有点松弛，两腿过于纤细。但比起最近的裸体照片中所常见的那种细长干瘦，多为水蛇腰的女模特来，漂亮得多了。

总之，她具有一种女人特有的艳丽之美。这种美是近来即便是年轻娼妓所没有的。

她显得如此年轻美貌，以至令人难以相信她已是一个年

逾 40 且有两个女儿的母亲了。

在将近一个月前的一天，她和丈夫一起进浴室。在飘荡木香的水池里，抱着她，舐着她全身的贞寿，突然在“哇”的呻吟声中倒了下去。

珠荣叫来弟子，把丈夫用毛巾裹着抬到客厅，等医生来。

贞寿额头淌着冷汗，脸色苍白，大口地喘着气。他嘴唇颤动着。

“您要说什么？”

珠荣把耳朵贴到丈夫的嘴边问。

“理惠……理惠”

他一只手在空中抓挠着，嘴里念叨着这两个字，珠荣不由吃了一惊。

理惠是两个月前住在家里学习的一个女弟子。她是一个皮肤浅黑色的漂亮姑娘，她父亲是柳桥一个叫宫野的著名饭馆的老板。理惠的舞蹈跳得并不出色，但侍候家元却细致入微。

“他什么时候和理惠搞上了。”

珠荣心中想道。经常外出的珠荣虽然叫一个名叫波崎叶子的女弟子住在家中监视女弟子们。可是不知贞寿暗中和理惠发生了关系。

但是珠荣未动声色。对丈夫在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一一计较追究，那会没完没了地耗费自己的精力。

贞寿从年轻时开始就是一个色鬼。在这方面，连在情场上惯于此道的父亲，对他也得甘拜下风。就在和珠荣刚结婚的日子，他晚上和女人在外面住宿，回家时却公然不讳。珠荣在忍无可忍下追问他时，他竟坦然自若地道：

“女人们缠住我，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勤于操持家务，并尽心侍候丈夫的珠荣，听罢丈夫的话，不禁哑然地望着他。有时她也指责他：

“您不觉得对不起我吗？”

可是像风吹过柳树似地，他不以为然地道：

“现在您大概也知道了，干我们这一行的男人，没有不惹花宿柳。否则，是跳不好舞的。但是你不必担心，和我有关系的女人，决不会给我制造麻烦的。”

他说着，像女人似地优雅地一笑。贞寿与之发生关系的，不仅是服务行业的女招待。此外既有有闲阶层的贵夫人，也有街道舞蹈女教师，住在家中的女弟子以及别人的小老婆。总之，这些女人身份不同，年龄各异，但无一不是鹑泽流派的女人。对别的流派的女人，他绝不染指。

珠荣的母亲莪子是鹑泽流派的师范名取。珠荣12岁时，母亲教她习舞。为此，她也听到有关舞蹈界封闭社会中男女关系的种种传闻。但是，只有在和家元的儿子、继承人结婚，亲身知道内情后，她才真正感到惊讶：这个社会的男女关系，比她所听的传闻要乱得多。

在这个社会中，女人们争先恐后地把肉体献给家元或他的继承人。一旦和她们发生了关系，就能取得稳定的师范名取或名取的地位。而且，如能生下家元的子女，那末，她在流派中的地位，一辈子将得到稳固安定。这和江户时代的大奥^①毫无两样。

① 大奥：江户时代，江户城中将军大臣的妻妾的住处。

珠荣在年轻时代，对家元家族这种混乱的两性关系很反感。当时她认为丈夫的肉体是不洁的，为此，每当丈夫和她同房时，她浑身感到一阵恶寒。而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已习以为常了。现在，当她知道丈夫又和理惠发生两性关系时，只不过想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精力还这么充沛呀！”罢了。可是，当丈夫神智不清，不叫妻子而叫别的女人名字时，她受到重大的刺激。

幸亏，当附近的医生赶到时，贞寿已恢复神智，清醒过来了。珠荣心想，倘若丈夫就此不醒，她将一辈子不饶理惠的。

但是当时的场面令她十分难堪。医生给贞寿例行检查身体后，微笑一下道：

“病人不知因为什么事而过于兴奋了吧。以后可千万不能做激烈刺激心脏的事呀。”

医生望了望这对年龄相差甚大犹如父女般的夫妇，好像明白了一切似地眨了眨细细的眼睛。

的确，这种像年轻夫妇一样，在浴室游戏的事，对贞寿这样年纪的老人是不相宜的，那只能伤害身体。珠荣是希望丈夫长寿的。虽然人们都说她舞跳得婀娜多姿，但还远不能承担领导在日本舞蹈界中首屈一指的这一流派的重任。

“为了不断发展流派的势力，要把两个女儿嫁到名门，还希望他活得更长呀！”

珠荣这样想道。她拒绝和丈夫一起入浴的要求。

继丈夫之后洗完澡的珠荣，穿着素净的浴衣，上到二层的寝室。此时，贞寿已躺到床上，在枕边的台灯下，阅读杂志“演剧界”。

钻进松软的被子，伸开四肢，珠荣感到几天来的疲劳一齐涌上来，昏昏欲睡。这时，她听到贞寿把杂志合起来道：

“睡过来吧，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和你在一起了。”

她虽然想睡，但丈夫的确有好几天没有和自己同房。她无法拒绝他。珠荣躺进丈夫的被子里，稍稍闻到老人身体温湿的气味和肥皂相混的气味。

“我知道你累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很想和你在一起……”

“可是，您的身体不要紧吧？要是发生前不久的事，就不好了……”

“你不必担心。那天是因为……”

贞寿欲言又止。因为晕倒的那天前一晚，他在市中心饭店和女弟子宫野理惠睡了一晚的缘故。那天晚上，24岁的理惠，兴奋得甚至滚到床下，把贞寿弄得精疲力尽。

贞寿抱住妻子，把手伸进她的浴衣内……”

贞寿总是裹着睡衣，他不愿意自己丑陋的老人肉体暴露在比自己年轻20岁的妻子面前。在他看来，和他共同生活20多年的珠荣的眼光，仿佛不是妻子，而是其他的年轻女人。

珠荣全身流出汗珠，又感到了疲劳。但此时的疲劳感和一种快感融合在一起了。